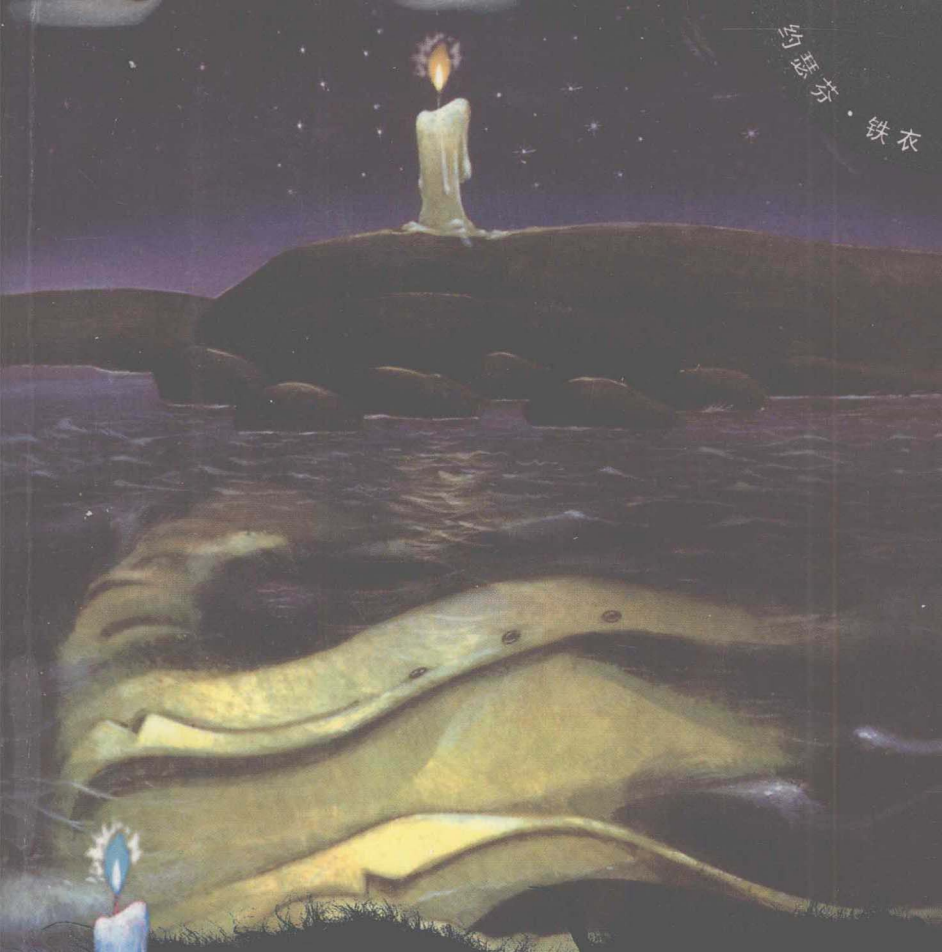


约瑟芬·铁衣



A Shilling for Candles

一先令蜡烛

〔英〕约瑟芬·铁衣 著

Josephine Tey

黄希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约瑟芬·铁衣侦探

A Shilling for Candles

一先令蜡烛

〔英〕约瑟芬·铁衣 著

Josephine Tey

黄希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先令蜡烛/(英)铁衣(Tey, J.)著;黄希玲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铁衣侦探)

ISBN 978-7-02-007596-6

I. 一… II. ①铁…②黄…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1432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马云峰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一先令蜡烛

[英]铁衣 著 黄希玲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68千字 开本850×1092毫米1/32 印张9.25 插页2

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0000

ISBN 978-7-02-007596-6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第一章

这是夏日的一个早晨，刚过七点钟。和往常一样，威廉·鲍提凯利正走在海边崖顶长满青草的开阔高地上。他胳膊的那一方，在两百英尺下面的地方，是英吉利海峡，非常平静，海水闪着光芒，像块乳色的蛋白石。周围空气清新，还没有一只鸟雀在身边出现。在明媚的阳光里，除了从远方海滩上空传来的海鸥的声声鸣叫，一切都寂静无声；什么人也没有，只有鲍提凯利孤单矮小的身影，坚定、神秘而又强硬。未遭践踏的青草上数不清的晶莹露珠意味着新的一天的到来——这是造物主手中的杰作。当然，对鲍提凯利来说远非如此。对他来说，露水意味着每天早晨的低雾在太阳升起好一会儿后还没有开始消散。这个事实在他潜意识中闪过，而在清醒的意识中，他正在做一项抉择：想吃早饭了，是在峡谷停下巡查，返回到海岸巡警站；还是在这

样一个美妙的早晨，一直走到西托弗去买份早报回来，这样可以早两个小时知道所发生的最新谋杀案情。当然了，你可能会说，既然有无线电收音机，早报又有什么用。但这是一个目标。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一个人总得有个目标。你不会只是目不斜视地走到西托弗。而且，腋下夹着报纸返回来吃早饭总令人感到神清气爽。是的，也许他应该走到镇里去。

他黑色的方头靴迈出的步子稍微快了些，光亮的鞋面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这是一双保养得不错的靴子。也许有人会想，鲍提凯利在一生的黄金时间里都遵守纪律，把靴子擦得光亮，或许真该展示一下个性，或表现出对纪律的不屑，任凭靴子沾灰带土。但是对鲍提凯利来说都不是，这个傻瓜蛋，他擦拭靴子只是为了喜欢。他也许有受虐倾向，但好在从来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东西。至于要表达自己的个性，如果你把诸如此类的症状向他描述一下，他肯定会辨识出来，只是不知道那些术语罢了。对于入伍的人来说，这叫“唱反调”。

一只海鸥倏地从悬崖上空飞掠而过，尖叫着从眼前俯冲下去，加入到下面盘旋而飞的同伴中间。这些海鸥的鼓噪声给人一种不祥的征兆。潮水正在退去，鲍提凯利走到悬崖边向下望去，想知道海潮带来了人们丢弃的什么东西而让这些海鸥争吵不休。

缓缓涌起的海浪泡沫形成一道白线，一团铜绿色的东

西在这条白线上隐约可见。一小块布料,是台面呢,或是其他什么东西。奇怪的是,颜色还能如此鲜亮,在海水中浸了那么——

突然,鲍提凯利那双蓝眼睛睁得好大,身体不由地僵住了。随后,那双方头靴开始奔跑。砰,砰,砰,脚步落在厚厚的草上,像急促的心跳一样。峡谷在二百码之外,但鲍提凯利的奔跑速度不亚于一名径赛选手。他嗒嗒地跑下峡谷地带白垩质山壁上凿出来的高低不平的台阶,整个人气喘吁吁,兴奋中涌动着愤怒。这就是早饭前到冷水中游泳的结果!真是见鬼。这也破坏了别人的早饭。最好用谢弗急救法,除非肋骨摔断了。不像是肋骨断了。或许仅仅是昏厥。要不断向患者呼喊来确保生命存活。她的胳膊和双腿像沙子一样呈褐色。怪不得他原来以为那团呈绿色的东西是一块布料。真是见鬼。除非是一定要在冷水中游泳,不然谁会在清晨喜欢这冰凉的海水呢?他曾不得不在冷水中游过泳。当时是在红海港参加一个登陆小组去协助阿拉伯人。那次是非做不可。柠檬汁加薄吐司。没劲。真是见鬼。

在海滩上行走很困难,白色的大个圆石在脚底下打滑,有点凶险,不多的几片沙滩几乎和潮水线等高,非常柔软,一脚踏上去就深陷其中。此时此刻他已经来到漫天的海鸥群里,被它们拍打着的翅膀和尖利的叫声所包围。

谢弗急救法没有一点用处了,其他营救方法也都无济于事。他只瞥一眼就知道了。这个姑娘已没救了。鲍提凯

利曾经在红海海浪中木然地搜罗过落难人员的尸体，这次却莫名其妙地动了情。当整个世界清晨醒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时，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却躺在这里，这本身就是个错误；而她前面的路还很长。而且，她必定是位漂亮的姑娘。头发像是染过，身体其他部位完好无损。

一阵海浪冲过她的双脚，从染着猩红色趾甲的脚趾上流过而后退去，带着嘲弄的意味。尽管潮水在下一刻会退到几码之外，鲍提凯利还是把这姑娘的尸体稍稍拖上来一些，以避免粗鲁无礼的大海。

之后，他想到了打电话。他向四周看去，想找到这位姑娘下水游泳之前可能留下的衣物。但好像什么也没有。也许她将所穿衣服放在了涨潮线以下的地方，潮水已经把它们冲走了。也许她不是在这里下水的。不管怎样，现在没有东西来遮住她的身体。鲍提凯利转过身来，又一次沿着海滩吃力地急走起来，他想返回到海岸巡警站，那里有离他最近的电话。

“在海滩上发现一具尸体。”他对比尔·冈特说道，同时手中拿过话筒向警察局报案。

比尔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头部猛地向后一仰——这个有力而简洁的动作表明了他对这个社会的厌烦，对溺水而亡者的漠然，还有他对生活中最糟糕的情况了如指掌时所表现出的那份得意。“如果他们想自杀，”他强抑着声音说道，“为什么非得挑上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在南部海岸

呢？”

“不是自杀。”鲍提凯利在喊“喂”的间隙气喘吁吁地说。

比尔没有理会。“就因为到南部海岸的船费比到这里贵吗！你可能会想，一个人活腻了的时候就不会吝惜那点路费，会很有风度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才不是呢！他们往往买上最便宜的船票，就死在我们的门前！”

“比奇角也有很多，”不带偏见的鲍提凯利气喘吁吁地道，“而且还不一定是自杀呢。”

“当然是自杀。我们有悬崖是干什么用的？是英格兰的堡垒吗？不是的，只是为了方便自杀罢了。这是今年的第四起了。到了报所得税的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人自杀。”

他停了下来，被鲍提凯利对着听筒所讲的话吸引住了。

“——是位姑娘。对，是个女人。穿着一件鲜绿色的浴衣。”（鲍提凯利属于不知道游泳衣为何物的那种人。）“就在峡谷以南，大约一百码。没有，什么人也没有。我不得不从那里过来打电话，但我马上要回去。好，我在那里和你碰头。啊，喂，队长，听得到吗？是啊，这一天开头就不顺，但我们习以为常了。噢，不，只是一个人游泳淹死了。救护车吗？噢，可以，你几乎可以把车开到峡谷。那条小路在西托弗主干道的第三个里程标的地方，一直通到峡谷边陆上的小树林。好吧，到时候见。”

“你怎么说这是一起游泳死亡事故？”比尔说。

“她穿着浴衣，难道你没听见？”

“她完全可以穿上泳衣后跳到海水里，让别人以为这是一起事故。”

“你不可能在这个季节把自己丢到水里。你会掉在海滩上的，而且肯定如此。”

“也许她是走到海水中，然后淹死的。”比尔说道，他天生是个犟脾气。

“是吗？可能是吃了过多的特硬球形薄荷糖而死的。”鲍提凯利说道，他在阿拉伯半岛时也喜欢较真，但后来发现这其实无聊透顶。

第二章

鲍提凯利、比尔、队长、警官以及两位救护人员，这一小群人站在尸体周围，神情肃穆。较年轻的救护人员肚子饿了，担心说出来太丢脸，而其他各位都在考虑着正事。

“认识她吗？”队长问道。

“不认识，”鲍提凯利说，“从未见过她。”

他们谁也没有见过她。

“不会是从西托弗来的。没有人会舍弃自家门前不错的海滩而到这边来。一定是从内地什么地方来的。”

“也许她在西托弗下的水，被潮水冲到这儿来了。”警官提议道。

“时间不对，”鲍提凯利提出异议，“她在水中泡的时间没那么长。肯定是在附近什么地方溺水而亡的。”

“那她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乘车来的，没错。”比尔说道。

“那车子现在何处？”

“在大家通常停车的那个地方，就在树林边小路的尽头处。”

“是吗？”队长说道，“但是，那里并没有车。”

两位救护人员证实了队长的话。他们和警官一起从那边过来的——救护车就停在那里——那边真的什么车子也没有。

“这怪了，”鲍提凯利说，“附近没有一个地方近到可以走着来到这里的。起码是在早上的这个时间。”

“她应该不是走着来的。”年长的救护人员发表高见。“有钱人。”他随即补充道，好像其他人在问他这个问题似的。

他们静静地端详了尸体好一会儿。的确，那位救护人员的话有道理，而且死者身体生前保养得很好。

“那她的衣服现在何处呢？”队长疑惑道。

鲍提凯利说明了他对于衣服现在何处的见解：她把衣服留在了高水位线之下，现在已被潮水冲到大海的什么地方去了。

“是的，这很有可能，”队长说，“但她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奇怪的是她怎么会一个人来游泳，是不是？”较年轻的救护人员大胆进言，摸着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

“这年头发生什么都不足为怪，”比尔咕哝道，“奇怪的是她怎么没有乘滑翔翼从悬崖上跳下来。空着肚子游泳，只身一人，这些都太平常了。这些年轻的傻瓜们真让我烦透了。”

“她一只脚踝上是不是戴着脚链或其他什么东西？”警官问道。

确实戴着脚链。是白金链，一副很奇特的链子，每一个链环都像字母 C。

“好吧，”队长直起身来，“我认为现在只有把这尸体运到停尸房去，然后查明她的身份。从外表判断出她是何许人不会有什么困难。这不是什么丢失或被盗那类案件。”

“对，”救护人员同意这个说法，“她的管家现在大概正焦急地往局里打电话呢。”

“是的。”队长一脸深思的神情，“我还是奇怪她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以及她为什么——”

这时他的目光移到崖壁上，随即打住了话头。

“看！那边有人！”他说道。

大家转身向上看去，看到峡谷崖顶上面有一个男人的身影。他站在那里，神态十分紧张，正看着他们。当大伙转身看他时，他飞快地向右一转，不见了踪影。

“现在出来散步早了点，”队长说道，“而且他为什么要跑掉呢？我们最好找他来问话。”

他和警官向前走了一两步，就明白这个人根本不是在

逃走，而只是在寻找进入峡谷的入口。此时，那位男子瘦削、黑黢黢的身影从峡谷入口处向他们飞奔而来，一路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大伙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他是个疯子。他跑到近前时，能听到他大张着嘴巴发出的急促的喘息声，虽然峡谷到出事地点距离并不远，他也相当年轻。

他跌撞着来到这一小簇人围着的圈子中，没瞧他们一眼，把无意间挡在他和尸体之间的两位警察推开。

“啊，是，是她！啊，是她！是她！”他叫喊道，突然屁股往地上一坐，眼泪夺眶而出。

六个人大吃一惊，看着他缄默不语了一会儿。随后队长亲切地拍了拍他的后背，笨拙地说道，“孩子，没事的！”

但是年轻人的身体只顾前后摇晃，哭得更厉害了。

“好了，好了。”警官给他打气，劝说道。（确实，在如此晴朗美妙的早晨，这一幕够惨的。）“你知道，这样是没任何用处的。最好要振作起来——先生。”他注意到年轻人拿出来的手帕质地相当精良，便加上了“先生”二字。

“是你的亲戚吗？”队长询问道，把先前公事化的语调调整得恰到好处，非常柔和。

年轻人摇了摇头。

“噢，只是朋友吗？”

“她对我那么好，那么好！”

“啊，你至少能帮上我们的忙。我们正想知道她的身份。你能告诉我们她是谁吗？”

“她是我的——房东。”

“哦，我的意思是，她叫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看着我，先生，振作起来。你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你一定知道和你住在一起的这位女士的名字。”

“不，不。我不知道。”

“那么，你平常称呼她什么呢？”

“克丽斯。”

“克丽斯，还有什么？”

“就只叫她克丽斯。”

“那她叫你什么？”

“罗宾。”

“这是你的名字吗？”

“是的，我的名字叫罗伯特·斯坦厄威。噢，不，叫提斯铎。过去叫斯坦纳威。”他又补充道，他注意到了队长的眼神，感到这个解释是非常必要的。

队长流露的眼神是在说，“上帝啊，请给我一些耐性！”而话到嘴边说出来的却是，“你说的我有点不懂，呃，怎么称呼？”

“提斯铎。”

“提斯铎，你能告诉我这位女士今天早上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吗？”

“噢，我知道。是乘车来的。”

“乘车，对吗？知道现在车子在哪里吗？”

“知道。我把车子偷走了。”

“什么？”

“我偷走了车。刚刚我又把车开回来了。做这样的事太卑鄙了。我觉得自己是个小人于是就又回来了。我发现她不在路上，就想可能在这附近能找到她。接着我看到你们围着什么东西站在这里——啊，天哪，啊，天哪！”他的身体又开始猛烈颤动起来。

“你和这位女士住在哪里？”队长问道，这次口吻极其公事化。“是在西托弗吗？”

“哦，不。她有——不，她活着的时候有——啊，天哪！——一栋乡村别墅。叫布莱尔斯，就在麦德里城外。”

“在内地，离这里大约一英里半。”鲍提凯利补充道，因为队长不是本地人，脸上一脸疑惑的样子。

“就你们两人吗？那里还有佣人吗？”

“只有一个从乡村来的女人——皮茨太太——她负责做饭。”

“我知道了。”

有一小会儿大家都默不作声。

“好了，小伙子们。”队长朝两个救护人员点了下头，他们便弯下身来忙担架的事情。年轻人重重地吸了口气，又一次用双手蒙住了脸。

“队长，弄到停尸房吗？”

“是的。”

那年轻人的手突然从脸上拿了下来。

“哦，不！绝对不行！她有家，难道不是都把人抬回家吗？”

“我不能把一位不知道姓名的女人的尸体送到无人居住的小屋去。”

“那不是小屋，”年轻人立刻纠正道，“不，不是的，我想不是的。可是停尸房——这听起来多恐怖。啊，上帝啊！”他大叫一声，“为什么要发生这一切！”

“戴维斯，”队长对警官说道，“你和其他人回去向局里汇报。我要去——叫什么名字？——布莱尔斯？我和提斯铎一起去。”

那两位救护人员迈着沉重的脚步，嘎吱嘎吱地在圆石上行进，鲍提凯利和比尔跟在后面。等他们的脚步声远离了，队长又开始问话。

“我想你不是和你的房东一起来游泳的吧？”

提斯铎的脸上一阵抽搐，显出好像很尴尬的神色。他犹豫了一下。

“不，我——恐怕我通常不这样做：我不会在早饭前游泳的。而且我——我是个胆小鬼，就这样。”

队长点了点头，没有表态。“她什么时候去游泳的？”

“我不知道。她昨天晚上告诉我，她如果醒得早就去峡

谷游泳。我今天早晨醒得很早,但她早就走了。”

“我知道了。好吧,提斯铎先生,如果你已恢复过来,我想我们该上路了。”

“是,是,当然。我很好了。”他站起身来。然后他们一起默默地在沙滩上前行,爬上峡谷崖壁上的台阶,来到了提斯铎所说的那辆车前:车就在小路尽头处的树阴下。这是一辆漂亮的车子,甚至有点过于豪华:乳白色车身,双人座位,座位和折合式车篷之间是放杂物的空间,必要时也可多坐一个人。队长在车子里翻查,找到了一件女士穿的外套和一双女士们在冬季赛马会上喜欢穿的羊皮靴。

“这些就是她来海滩时的穿戴。泳衣外面只穿着这件外套,脚上穿着靴子。这里还有一条毛巾。”

的确有一条毛巾。队长拿了起来:一条绿橙相间、色彩艳丽的毛巾。

“真奇怪她没有带毛巾到海滩上去。”他说。

“她通常喜欢在太阳底下自然晒干。”

“你好像对一个你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士的习惯知道得很多。”队长挤进车子里面,坐在了驾驶座旁边的座位上。
“你和她同居多长时间了?”

“只是和她住在同一个地方。”提斯铎纠正道,话音里第一次带有怒气。“队长,说话要搞清楚,这样可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克丽斯是我的房东。仅此而已。只有我们两人住在那栋别墅,但是就算没有一大群仆人在,我们的关